

# 大别山清明祭

■温青

## 感念

在大别山坳，一座座无名烈士墓旁，那些绕着墓基长出来的花草，总是比别处的要茂盛一些。大别山的春天来得早，映山红从山脚一直开到山顶，远远望去，像是火焰被点燃了。

那些墓没有名字，但当地人觉得，“无名”这两个字本身就是最响亮的名字。到了清明，这些长眠地下的烈士成了所有人的亲人——湖北罗田，安徽金寨，河南商城、新县，三省四县的乡亲们都会赶过来。有人说墓里埋的是自家的叔叔，有人说是自家的兄弟……这些烈士都是他们的“自家”人。

烈士的鲜血，浇灌进了这片土地。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筋骨，仿佛在庄稼地里重新立了过来——变成了小麦、大豆，还有玉米。大别山的庄稼和别处的不太一样，一季麦子一季稻，旱地和水田交错生长，就像当年红军在山里山外来回穿插的样子。水田里到了季节就有扬花低头的稻穗，沉甸甸地弯着腰，远远看去，是一片丰盛的金黄。

田埂上，有一位90多岁的老兵，拄着拐杖来祭扫。他身上那块弹片一直没能取出来，一到阴天就疼得厉害。老人年年清明都来，站在墓前念叨那些年纪轻轻就倒在战场上的战友的名字——有些名字他还能记得清楚，有些却已模糊；可那一张张年轻鲜活的面孔，时常会出现在他的梦中。

站在大别山上往四下看，杜鹃花开得正红。在山的怀抱里，晚霞的朱红与朝霞的绯红映照着草木山川，像是烈士那尚有余温的热血，滋养着满山的青茶。大别山的茶是有名的，六安瓜片、信阳毛尖、岳西翠兰……都长在这片被鲜血浸润过的土地上。采茶人说，清明时的茶叶最珍贵，那是烈士的英魂在催着芽往外发。

这座大别山，仿佛就是英雄的墓碑。站在山上，朝四个方向望出去——东边是安徽金寨，那里走出了红25

军；南边是湖北红安，那个县出了200多个将军；西边是河南新县，许世友将军就葬在那里；北边是河南信阳，先辈用热血守护的大好河山，如今绿油油的麦田一望无际。

大别山的人说，到了清明节，大别山中会有烈士的英魂回家。

当年，那些英雄就是在这片山里来回奔走，十七八岁就入了党，年纪轻轻就牺牲了；多少人中弹流血，还捂着伤口冲锋……如今，三省四县的党史研究者还在仔细辨认他们究竟是哪里人，可山里的老百姓都说：“他们都是咱们大别山的孩子。”

在霍邱县，有一个叫陈涛的烈士。在她的墓前，总会有人放上一束野花。陈涛牺牲时，只有21岁。她留下的背包里有一件没绣完的枕套，上面绣着“同心抗日”四个字，“心心相印”只来得及描了个轮廓，针脚就永远停在了1941年的深秋。后来，她的名字被刻在村口——村子叫陈涛村，镇叫陈涛镇。大别山用这种方式，让牺牲者的名字，代代相传。

有多少英雄长眠战场，又有多少后继，抬起头来眺望远方。他们的血脉里，有什么东西在发光——那是红军指挥员负伤躺在担架上还在指挥作战的身影，是游击队员化装进城智取敌营的勇猛身姿，是为民族牺牲的祖辈和父辈，用生命立下的民族不朽的脊梁……大别山的孩子，从小就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每年春天，老师会带他们去烈士陵园，让他们拜读墓碑上的名字——有些刻着籍贯，河北、山西、山东……那些战士来自不同的地方，却再也无法回家。

山河永念，历史是那样生动，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为他们甘愿赴死的英雄。清明时节，当村落里、山梁上的茶花次第绽放，春风吹过，带来沁人的馨香。老人们说，这春风，是烈士们在闻大别山的茶香。

大别山深处的金桥村，忘不了79年前东岳庙战斗的惨烈。7天7夜的血战，将山坡都染成了红色。很多官兵将生

命留在了这里，最小的来自河北，只有18岁。

有村民说，许多解放军战士的遗体被就地掩埋了，最终有18位军人的遗体被集中安葬在山坡下。人们在每位烈士的墓前，插上姓名牌。1954年，修建梅山水库。金桥村的村民把烈士的坟墓从蓄洪区迁到金桥村窑湾高岗，合葬一家，为“十八烈士墓”。那年，村民们一担土一担石地上搬，内心是那样沉重又肃穆，像安葬自己的亲人。

有孩子问，这些埋葬在地底的英雄们现在会在哪里？大人们说，他们在每一株庄稼上，在每一颗闪烁的星辰里，在每一缕岁月静好的炊烟中。

村民洪源说，2014年，县里要迁墓，被他和乡亲们拦下了。“烈士墓是我们心中的丰碑，丰碑不能移。”他们自己募了17万元钱，重修了墓碑，砌了拜台。每年清明，全村人都来，带着孩子，带着花，带着米饭和老酒。

今年清明节，有近百位烈士的姓名被打上红框——他们终于找到了亲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久别的亲人血脉终于在又在一起跳动。

在祖国大地上安息的烈士们，不管有没有留下姓名，都是我们的亲人，是守护祖国的一杆杆挺立的钢枪。

清明节那天晚上，我望着月亮，突然想到：千万里同一片月光，照着英灵们守望过的山河，总有一片，是他们的故乡。而如今，可以告慰的是，无数后来人，始终传承着他们的精神。

大别山的月光啊，照过汉武帝登山脚步，照过李白饮酒赋诗的身姿，也照过红军夜行军时的脚步，照过刘邓大军千里跃进的身影……如今，月光洒在大别山上，祥和宁静。春风吹拂，信阳的毛尖抽出新芽，所有的亲人都回来了。再等过些时日，金寨的板栗熟了，罗田的甜柿红了，大别山又会是一幅丰收热闹的盛景。

因为守护才会牺牲，有故土才有远方。一枚月亮所饱含的情义，是英烈对人世间的赤诚期望，更是亲人跨越千山万水缅怀追思的目光。

## 红色足迹

夜晚，走在灯火璀璨的八一大道上，遥望霓虹灯下的江西大旅社，我又想起了90多年前那个枪声大作的黎明。历史长河奔腾不息，南昌城的轮廓在夜色中隐隐显露。

赣江是江西的母亲河，在南昌穿城而过。它浩浩荡荡不舍昼夜，既是扼守长江中下游、连通中原与岭南的地理咽喉，也是拱卫南昌的天然军事天险。而南昌成为军事重镇，又不得不提鄱阳湖。它是南昌外圍天然水域屏障，进可依托水路控制长江航道、辐射赣江流域，退可凭湖设防阻滞敌军，是护卫南昌城的战略缓冲之地。

依赣江之险、拥鄱阳湖之阔，南昌自然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绝佳的战略交通枢纽。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中旬，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初步决定，以“东征讨蒋”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被任命为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

7月27日，周恩来从九江乘船秘密来到南昌，住在朱德的寓所。同日，叶挺、贺龙的部队乘火车先后来到南昌。这一天，南昌城内的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党的前敌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4人组成。

8月1日凌晨2时，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当起义的红色信号在南昌城头升起，起义军各部迅速冲向敌人。一时间，全城内外枪声大作，炮火轰鸣。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全歼南昌守敌3000余人，缴获枪械5000余支，于拂晓占领南昌城。起义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城，人民欢声雷动，庆祝起义的成功。



黄洋界(中国画,中国美术馆藏)

魏紫照作

## 藏米

■金青禾

“季一之，你哪里不舒服？可以先在后面歇着。”

第一个返回的战士神色沮丧。教官问：“藏哪儿了？”战士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摊开，米粒从指缝簌簌落下。“我找了半天，可屋里……没处可藏。”

随后回来的新兵左手捏米，右手见血——他想抠开墙角把米埋进去，指甲反而受了伤。

教官一个个问过去，战士们有几人把米撒进窗外花草丛；有几人将棉军衣抠出个洞，把米塞了进去；还有一人用毛巾包了米搁在门顶横枋上；其余人干脆把米原样放回了教官的搪瓷盆。

轮到季一之了。此时他已恢复如常，向教官敬礼，“报告教官，请允许我先讲个故事。”

教官点头。季一之说，他曾听父亲在华盖山起义前夕讲起，岳池地下党的交通员邓中，受党组织安排，要将一封情报紧急送出。行至岳池罗渡溪，邓中刚上船过渠江，便发现有特务跟踪。他急中生智，装作抹脸将情报塞入嘴里吞下。特务跳上船来抓他时，他机敏脱下外衣，往船篷上一丢，以此为暗号，随即猛地跳入江中。

特务还是抓到了他，将他押至罗渡区公所，用尽酷刑。可邓中始终坚称自己只是下水洗澡，并不知晓什么情报。

最终，他被严刑拷打，壮烈牺牲。

所有人听了这个故事，都沉默了。新房里，四面墙壁无缝，连灰尘都藏不住。怎么办？他急中生智，忽然想起父亲讲与他的这个故事。

有人问：“你那米呢？”季一之神秘地一笑。教官叫他快告诉大家。

季一之说，他把米塞进嘴里，急急嚼碎，拼命咽下。米粒粗糙，咯着嗓子，一口一口吞得艰难。先是干呕，后卡在喉头，噎得喘不过气，折腾得他头昏眼花。可他想，侦察兵若弄到情报被敌人堵住，就算牺牲，也不能让对方得手，便硬撑着把米吃完了。

战友听呆了。教官却微笑点头，在他名字后面画了个勾。那年冬天，季一之成了团里唯一选上的侦察兵。去军部报到前，他给家里写了封信，信上说：“妈，我要把华盖山的精神，带到侦察连去，像父亲一样，当一个忠诚正直的人。”

# 长征

第6683期

# 最后一笔党费

■许伟锋

## 记忆

父亲走后，我休了假，整日在家陪母亲。

那些日子，她总在屋里翻寻，从卧室到客厅，脚步放得很轻。一日午后，她在柜子抽屉前驻足，许久才摸出一张老照片。

照片边角早已磨损，可画面里20多岁的青年，一身挺拔戎装，持枪伫立在戈壁旷野。那是父亲在新疆戍边守防的第二年照的，是他青春的模样。

母亲的指尖一遍遍摩挲着那张照片，轻声对我说：“你爸到最后，心里就记着一件事。”她抬眼望向我，眼中泛着泪光。“在病床上，他问我，党费，替他交上了没有……我跟他他说，放心，早转过去了……”

父亲弥留之际，我当时正在上班。接到母亲电话我匆匆往回赶，可等到了家，父亲已经离开。听着母亲给我讲的这些场景，我仿佛看见，照片上持枪守边的青年战士，与病榻上心系党费的长者，跨越半个多世纪，以同样的姿态，伫立在岁月两端。

父亲是有着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也是一名老兵。6年戍边生涯，戈壁风沙磨硬了他的筋骨，边关岁月铸就了他的担当。转业到煤矿后，他又在井下一线默默奉献几十年，双腿也在井下作业时受了伤。后来，父亲的心衰日渐加重，双腿发肿，连行走都很艰难。可每月月初，只要还能挪动，他总要亲自去交纳党费。

“党员交党费，是本分，哪能让组织上门来收。”这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后来，父亲缠绵病榻，便让母亲通过手机按时将党费转给社区支部，从不拖延。

这些寻常小事，从前我只觉得平淡，从未细细思量。可在父亲离去后，

听着母亲在追忆中娓娓道来，那些细碎的过往便一一涌上心头，每一幕都有千钧重。

一个人走到生命尽头，最牵挂的究竟是什么？父亲给出了答案：是党员的身份，是许下的承诺，是一名老兵、一名老党员坚守的本分。

按时缴纳的党费、风雪无阻的脚步、生命最后一刻本能的牵挂……父亲一生平凡，可他从来都记得自己是党的人，是人民的兵，这也许就是“信仰”的样子。年轻时，他把青春献给戈壁边关，守护家国安宁。转业后，他把半生献给基层岗位，默默耕耘奉献。到生命最后，他依然想着践行那句朴素却厚重的誓言。

3月19日，父亲安静地走了，走得从容平和，像一名完成使命的战士，站完了最后一班岗。

母亲凝望着老照片，阳光为她花白的头发镀上一层柔和的光晕。我走上前，握住她的手，轻声说道：“妈，爸走的时候，一定很安心。”

母亲点头，嘴角微微颤动，似乎想露出一抹宽慰的笑，可泪水却又悄然滑落。

我们不再说话，静静望着照片上年轻的士兵。他伫立在戈壁长风里，目光越过我们，越过这间小屋，越过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望向他誓言守护的家国远方。

父亲走了，他弥留之际惦念的那笔党费，早已用一生，交得坦坦荡荡、干干净净。



## 战事与本草(两章)

续 断

■李祖兵

一味草药，战地唤作“接骨草” 花色如褪色的绸带，浸染硝烟黄 主茎棱角分明，如淬火的脊梁 中空，似完成使命之后的弹壳 叶缘锯齿，暗藏缝合的锋芒

在冷兵器时代的战场 它是医疗救护队伍中的一员猛将 续接折断的筋骨 治疗跌打损伤，金创痛瘍 给战士强筋骨助气力，应对五劳七伤 或捣敷或口服 续接和照护着一支军队的战斗力 一路向前，步履不停

当科技改写战场的模样 这味草药，也渐渐退出了战场 却以根的力量，续写着春的芬芳

## 刘寄奴草

大地宁静 一棵草隐入山林 看起来安详、悠闲 一副两耳不闻山外事的样子 奇蒿、珍珠蒿、九里光 六月雪、白花尾、化食丹 这一大堆神奇或朴素的别名 织成一张伪装网 掩盖着惊心动魄的故事

它，曾在炮火连天间挺立 在一场又一场战争中 愈合受伤的肌肉和骨头 抚慰刀枪剑戟的创伤 让战争的伤痛趋于平静 见证一座营盘 在春天复归安宁

